

后脱贫时代凉山彝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路径

——基于凉山州金阳县的调查分析

苟芝源¹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随着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我国正式步入了后脱贫时代。受制于自然条件与历史遗留的双重影响, 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凉山彝区要实现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面临诸多困境。基于此, 从后脱贫时代实现凉山彝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 探寻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广大凉山彝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建立防止返贫机制, 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 凉山彝区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在后脱贫时代下, 凉山彝区作为曾经贫困的代名词, 在消除全面贫困以后, 应当思考适时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效, 建立起防止返贫的机制。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凉山彝区最后一批脱贫的地区, 其背后贫困的根源错综复杂, 尽管如今已消除绝对贫困, 但要想实现进一步发展, 仍需依靠乡村振兴战略的助力, 因此, 适时思考后脱贫时代凉山彝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是必要的。

1 “双重视域”下的凉山彝区

凉山州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的地方, 也是全国典型的区域性整体深度贫困样本。从曾经“一步跨千年”到如今“跑步进小康”, 凉山地区脱贫攻坚之路面临巨大挑战。金阳县地处凉山州, 是新中国最早一批被确立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之一, 在新世纪金阳县被纳入了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县, 党的十八大以后金阳县被认定为深度贫困, 2020 年国务院挂牌督战金阳县的脱贫攻坚工作。2019 年起, 根据四川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 在党的带领下, 国家、企业、高校的三重维度作用下, 金阳县近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效, 2020 年 11 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凉山州地区最后 7 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金阳县位列其中。作为探讨实现凉山彝区乡村振兴的守与进, 金阳县是一个较好的示范案例。

1.1 人文视域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大批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凉山彝区的基础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长足发展, 顺利实现全面脱贫。然而从人文视域的角度下不难发现, 这种历史性的跨越同样具有局限性, 在满足大部分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如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部分民众精神文明层次待提高、连片式贫困格局需要进一步突破等更深处的致贫因素阻碍

作者简介: 苟芝源(1995-), 男, 四川南充人, 硕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西南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WH2021Y04

凉山脱贫彝区实现乡村振兴。

1.1.1 “一步跨千年”的跨越式社会制度。

跨越式社会制度变迁是凉山彝区长期致贫的历史因素，在对凉山州金阳县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位于金阳县的部分村寨贫困户比例高达 59%，群众文化素质低、“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主要是受制于作为“民族直过区”的影响。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凉山彝区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适应中难以跟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的节奏，并长期处于型塑现代经济社会体系的过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思维融合困难，进而在如今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遗留下“不思进取”“等靠要”等落后思想，个人人口素质偏低。

“家支文化”就是在这种跨越式社会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彝族地区重要的地方性社会制度，彝族地区家族观念浓重，个体对家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以及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族域观念附含着一定的等级观念，进而影响着今天彝族家支及家支内的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这些文化特质的影响下，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广大彝族地区生产方式仍以传统农牧业为主，整体生产技术落后，缺乏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所需的经济型支柱产业。在浓厚的家支文化影响下，族内负担整体偏重，部分地区还出现整体生育率较高，且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笔者在对金阳县调查发现，遗风陋俗引起的群众思想观念落后才是横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路上最大的拦路虎，而这种落后的传统文化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如何解决由于“一步跨千年”所遗留下的遗风陋俗是凉山地区脱贫攻坚所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1.2 重“消费”，轻“节流”的民族特质。

凉山州多地区呈现出注重“文化消费”而不善于积累财富的彝区民族特质是作为致贫的主要社会因素之一。在某高校扶贫工作调查中发现，彝族同胞信奉厚葬薄养，“面子”思想严重，红白喜事喜欢大操大办。曾经有群众办丧事杀了上百头牛，结果一半以上的食材都被倒掉，造成巨大浪费的同时更加深了贫困。这种民族特质呈现出的特点主要由于在彝族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将婚丧嫁娶、宗教节庆消费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彝族同胞并未被给予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其所生产的农牧产品主要被用于重大活动的“文化消费”，而非获取市场收益。这种与社会市场经济所不符的“高消费”被彝族传统文化体系赋予了“身份及地位”的象征意义，长此以往，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小型社会”中，消费文化走向了极端，主导牲畜饲养和买卖的并非商品市场逻辑，而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民族社会关系网络的体现。因此，在彝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中，扶贫人员不难发现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天价彩礼层出不穷的现象。适时改变这种民族特质，扭转因“文化消费”而导致的贫困加深也是今天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地区特殊方式。

1.1.3 呈现“连片式”“稳固性”的贫困特征。

凉山彝区为我国长期的连片贫困地区，包括金阳县在内的广大凉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贫困周期长、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笔者根据凉山州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以 2008 年、2015 年、2018 年为时间节点)，统计出包括金阳县在内的凉山州最后脱贫的 7 个长期深度贫困县的数据。从数据中不难发现，三个时间节点 7 个贫困县 GDP 虽有一定程度上的波动上升，但总体城市排名仍处于小范围内的波动，实现排名整体大幅上升的城市较少。以金阳县为例，金阳县在 2008 年州内排名与 2015 年及 2018 年相比，时间跨度长达十年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它城市纵然上升相较于时间节点，仍表现出发展不足的特征。由此，贫困在凉山彝区普遍呈现出结构的稳定性，由此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深度贫困县难以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来实现高水平脱贫；另一方面，在金阳县等地区宣告整体推出贫困县以后，依靠现有凉山彝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突围。

1.2 地理视域

脆弱的地理生态环境是凉山彝区致贫的客观因素之一。凉山地区位于四川偏西地区，地形复杂，全州海拔跨度较大，平均落差在 5600m，且内部地形地貌多偏重山地，这就导致全州气候变化特征明显，呈现立体式结构特征，高山高寒的特点成为了凉山地区发展的障碍，在此集聚的彝族人民大多以农民为主。以金阳县为例，金阳县位于凉山州东部边缘，东、南面与云南省昭通市隔金沙江相望，西与布拖县相邻，北与雷波、昭觉两县接壤，县城距成都 680km，距西昌 220km，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地理区位因素导致区域性贫困特征异常突出，是吸毒和艾滋病的重灾区。县内多高寒山区彝族聚居村，地势陡峭，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

偏僻的地理环境让凉山彝区交通落后，使得凉山彝区难以实现与外界的有效联动，当地的特产、农牧产品运不出来，网络、电力、天然气难以深入进去。脆弱的生态环境也导致当地难以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凉山高海拔地区导致的土壤贫瘠，而由于海拔落差较大，地质条件不稳定，该地多发自然灾害，这也是导致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重要因素。

2 后脱贫时代凉山彝区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今天凉山彝区已实现全面脱贫，作为主要的脱贫攻坚之后的接续方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党中央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下建立防止返贫机制，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策略。

2.1 凉山脱贫彝区的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不完善

目前的研究表明，凉山彝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还处于低协同、低发展水平下的耦合状态。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在凉山州地区顶层制度上还未正式出台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相统筹的文件，多处于被动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基层扶贫人员在实现全面脱贫之后，失去了方向与目标，自身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概念模糊不清，界线不明，更没有主动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意识，甚至出现“一脱了之”的思想，且部分扶贫干部没有明确的制度约束，不敢“放手干”。只有根据凉山彝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完善好相应的顶层制度设计，才能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满足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2.2 凉山脱贫彝区的支柱产业水平低下

无论是脱贫攻坚亦或是乡村振兴，当地支柱型产业都是重要的发展方式，但以金阳县为例，其农民脱贫攻坚主要依靠的产业在于特色农业，一方面在扶贫初期，这种模式能够帮助当地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放眼未来，这类扶贫产业存在着产业扶贫的短期化偏向，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农民难以单纯依靠这类产业获得更高更长远的收益，且农业对于自然条件要求高，存在着一定的因灾返贫风险。另一方面，相较于脱贫攻坚时期的产业发展来看，乡村振兴对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人民进一步富裕的状态，就必须实现当前支柱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总体来看，当脱贫攻坚产业难以支持更高水平的发展，脱贫攻坚就难以衔接乡村振兴，已经脱贫的人员就始终存在返贫的风险。

2.3 凉山脱贫彝区的人才缺口仍然存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尽管近年来国家在凉山州地区针对教育扶贫已经下了很大的力气，但由于当地人口素质基础薄弱，且教育投入周期长，支持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缺口依然较大。乡村振兴不同于脱贫攻坚，它不仅需要当地群众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更需要当地干部具备一定的高水平知识背景，而现实情况是尽管凉山彝区已实现脱贫，但受制于发展水平，人才缺口依然很大，本土及引进的大学生流失十分严重，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需要乡村人才振兴政策支持作为推手，为人才引进提供相应的保障，加快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以创新为指导，营造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推动整体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

3 后脱贫时代凉山彝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3.1 稳步推进“精准扶贫”，迅速构建“精准政策”

凉山彝区因长期处于深度贫困区，即使在今年我们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以金阳县为代表的最后数个贫困县已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但其历史渊源的桎梏和大环境的限制仍让彝区人民距离奔赴“小康”社会还有一些距离。因此，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的较长时期内，凉山彝区仍处于脱贫攻坚的过渡期，这就需要凉山彝区政府和一线干部不放松警惕，继续稳步推进“精准扶贫”，适时构建新环境下的动态贫困标准评价体系，进一步精准甄别“相对贫困”，坚决防止广大彝区人民返贫。同时，在这个过渡阶段，我们需要把握窗口期，迅速构建乡村振兴接续的“精准政策”，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续提供明晰的政策指引，提供组织机制的政策基础。“精准政策”基于“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接续与发展，需要科学制定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规划作为指导，夯实长效脱贫基础、构建脱贫和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

3.2 继续发挥“长板效应”，把握机遇“借势发展”

在脱贫攻坚时期，凉山彝区试点了一批较为突出的地方特色经济产业。乡村振兴背景下更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挥好这些特色产业的“长板效应”，适时扩大产业发展的规模。地方要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从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来投资、地方特色品牌建设等方面多维度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持续火热，凉山彝区可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将地方发展战略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既主动提供优质农牧产品、人力资源、洁净水源等保障服务，又借势借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助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别是在近段时期国家构建“十四五”规划大背景下，凉山彝区应抓好乡村振兴与“十四五”规划衔接。将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服务和辐射工作与地区“十四五”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抓紧推动规划编制前期工作，精准把握国家、省、州经济发展方向及项目资金投向，立足脱贫后补齐小康短板、继后发优势助推乡村振兴并争取国家更多特殊政策支持，进一步发展持续性支撑产业。

3.3 扎实推进“基础教育”，切实改变“乡风文明”

作为凉山彝区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基础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就凉山彝区金阳县的调研结果来看，在脱贫攻坚时期凉山彝区初步建立起了基础教育模式，来自不同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但教育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其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在延续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时，思考如何保持社会力量长期的帮扶，以实现来自外界的优秀人才持续输入凉山彝区，构成教育的新鲜血液，提供“教育”持续帮扶。同时，提高教育水平也是新背景下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要改变凉山彝区的精神文明风貌，无论是当地彝族百姓还是基层扶贫干部，都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大局意识来推进。因此，在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的引进，积极引进优质社会力量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凉山彝区的遗风陋俗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最大的“拦路虎”，只有以文化聚民心，提升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吸引优秀人才，提升凉山州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实现可持续脱贫提供最为重要的源动力。

4 结语

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无疑是在实现脱贫攻坚后的重要接续方式，今年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元年，做好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意义重大，这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阻断返贫，实现乡村振兴将成为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构建阻断返贫的长效机制，既是脱贫攻坚战的政策延续，又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必然要求。以金阳县为代表的凉山彝区有着独特的“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历史形态，“贫困”一度成为了凉山州的代名词，2020年凉山彝区最后七个贫困县退出了贫困的序列，作为“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承担了脱贫攻坚之后新的目标任务，要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准确理解有效衔接的丰富内涵，把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正确方向，在巩固和扩大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将乡村振兴接续起来，实现凉山彝区可持续性脱贫，助力广大彝族百姓奔向“小康”。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 共产党员, 2021(06):4-8.
- [2] 明亮, 王苹. 凉山彝族地区反贫困研究[J]. 民族学刊, 2019, 10(06):23-31+116-119.
- [3] 陆铭宁. 农村贫困问题及对策——四川省凉山州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12(11):45-47.
- [4] 高静, 武彤, 王志章.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路径研究: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03):125-135.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1-03-23(001).